

光緒順天府志

人物志十四

光緒順天府志一百四

雜人上

南海廖廷相纂江陰繆荃孫覆輯

戰國

蔡澤

田

光

秦舞陽  
高漸離

漢

衛滿

王恢

陽球

三國魏

劉放

梁

張纘

後魏

皮豹子

公孫質

子遂

盧

同

兄靜

盧道虔

盧元明

北齊

盧文偉

平鑒

陽休之  
陽昭

北周

寇洛

唐

盧藏用

劉忬  
子濟

盧憇

盧徵

高霞寓

盧攜

後梁

馬慎交

高邵

後唐

元行欽

王緘

周知裕

後晉

盧導

曹國珍

後漢

李殷

劉晞

劉在明

王保義

後周

盧損

王進

前蜀

盧延讓

經有雜記子有雜家雜者駁而不純之謂歐陽永叔撰五代史記別立雜傳一門今仿其例於庸碌無能之輩而事蹟較多於才猷自許之人而瑕瑜互見者皆彙而存之以別於先賢鑒誠云爾志

雜人

秦

蔡澤燕人也游學于諸侯小大甚衆不遇而從唐舉相舉孰視而

笑曰先生曷鼻巨肩

集解徐廣曰曷一作仰巨一作渠

魑顏蹙顴膝學

徐廣曰一作率

吾聞聖人不相殆先生乎澤知唐舉戲之乃曰富貴吾所自有吾

所不知者壽也頗聞之舉曰先生之壽從今以往者四十三歲澤

笑謝而去之趙見逐之韓魏過奪釜鬲

史記列傳

於涂間應侯任鄭安

平王稽皆負罪應侯內慙乃西入秦

戰國策五

應侯者魏人范雎先爲

相魏齊僂辱詳死得出鄭安平操亡伏匿秦使謁者王稽於魏安

平與約載雎入秦昭王拜爲相封應侯雎既相言於昭王拜王稽

爲河東守任鄭安平爲將軍昭王後五年用應侯謀大破趙已而

與武安君有隙言而殺之任鄭安平擊趙爲趙圍急以二萬人降

趙王稽爲河東守與諸侯通坐法誅應侯日以不懌

史記范昭王

臨朝而歎曰今武安君死而鄭安平王稽等皆畔內無良將外多

敵國吾是以憂應侯懼不知所出

資治通鑑六

澤使人宣言以感怒應

侯曰燕客蔡澤天下駿雄宏辯之士也彼一見秦王秦王必相之

而奪君位

國策五

應侯使人召之澤見應侯禮又倨應侯不快因讓

之曰子宣言欲代我相請問其說澤曰吁君何見之晚也夫四時

之序成功者退君獨不見夫秦之商君楚之吳起越之大夫種何

足願與應侯謬曰何爲不可此三子者義之至忠之盡君子有殺

身以成名死無所恨澤曰夫人立功豈不期於成全邪名身俱全

者上也名可法而身死者次也名僂辱而身全者下也君之怨已

讎而德已報意欲至矣而無變計竊爲君危之

資治通鑑六

君何不以此

時歸相印讓賢者授之長爲應侯孰與以禍終哉

國策

應侯曰善

敬受命乃延入坐爲上客後數日入朝言於秦昭王曰客新有從山東來者曰蔡澤其人辯士明於三王之事五霸之業世俗之變足以寄秦國之政臣之見人甚衆莫及臣不如也

史記列傳

昭王召見

與語大悅之拜爲客卿應侯因謝病免相昭王新悅澤計盡拜爲相東收周室澤相秦王數月人或惡之懼誅乃謝病歸相印號爲剛

史記作綱成君

成君居秦十餘年昭王孝文王莊襄王卒事始皇帝

國策

五文信侯欲攻趙以廣河間使澤事燕三年而燕太子質於秦

國策

七

燕

田光燕處士荆軻至燕光善待之知其非庸人也會燕太子丹質秦亡歸求報秦問其傅鞠武鞠武曰有田光先生其爲人智深而勇沈可與謀

史記刺客傳

太子曰願因太傅交於田先生鞠武敬諾出

見田光道太子願圖國事田光乃造焉太子跪而逢迎卻行爲道

跪而拂席國策三十一坐定太子曰丹嘗質於秦秦遇丹無禮日夜焦

心思欲復之論衆則秦多計強則燕弱欲合從心復不能常願先

生圖之光曰臣聞騏驥盛壯之時一日而馳千里及其衰也駑馬

先之今太子聞光壯盛之時不知吾精已消亡矣國策欲爲太子良

謀則太子不能欲奮筋力則臣不能燕丹子案國策史記刺客

下策光之爲丹豈亦以丹之不能用其良謀不得已而雖然劫秦本出

出此耳不然何以爲智深勇沈邪故取燕丹子補之雖然光不

敢以乏國事也國策竊觀太子客無可用者夏扶血勇之人怒而面

赤朱意脈勇之人怒而面青武陽骨勇之人怒而面白光所知荆

軻神勇之人怒而色不變爲人不拘小節欲立大功太子欲圖事

非此人莫可燕丹子太子曰願因先生得交於荆軻光敬諾卽起趨

出太子送至門戒曰丹所報先生所言者國之大事也願先生勿



泄也光俛而笑曰諾僂行見荆軻曰光與子相善燕國莫不知今太子聞光壯盛之時不知吾形已不逮也幸而教之曰燕秦不兩立願先生留意也光竊不自外言足下於太子願足下過太子於宮荆軻曰謹奉教光曰光聞長者之行不使人疑今太子約曰所言者國之大事願勿泄是疑光也夫爲行使人疑之非節俠士也遂自剄而死丹國策按燕荆軻遂見太子言田光已死致光之言太子再拜流涕而言曰丹所以戒田先生勿言者欲以成大事也今田先生以死明不言豈丹之心哉史記刺客傳秦武陽燕國勇士年十二史記作十三殺人人不敢忤視荆軻使秦武陽爲副國策荆軻愛燕之善擊筑者高漸離口與飲於燕市至易水既祖道高漸離擊筑荆軻和而歌爲變徵之聲士皆垂涕泣秦王既殺荆軻高漸離變名姓爲庸保匿作宋子久之作苦問其家堂上客擊筑傍徨不能

去每出言曰彼有善有不善從者以告其主曰彼庸乃知音竊言  
是非家丈人召使前擊筑一坐稱善賜酒高漸離乃退出其匣中  
筑與其善衣更容貌而前坐客皆驚下與抗禮以爲上客使擊筑  
而歌無不流涕而去者宋子傳客之聞於秦始皇始皇召見人有  
識者乃曰高漸離也秦皇帝惜其善擊筑重赦之乃矐其目使擊  
筑未嘗不稱善稍益近之高漸離乃以鉛置筑中復進得近舉筑  
朴秦皇帝不中於是遂誅

史記刺  
客傳

漢

衛滿燕人

漢紀十四

史記朝鮮傳作朝鮮王滿不著其姓索隱

云案漢書滿燕人姓衛攷漢書朝鮮傳無姓衛之文惟

後漢書及三國志東夷

傳有之當本諸漢紀

高帝十二年史記燕王盧綰反入匈奴滿

亡命聚黨千餘人魑結蠻夷服而東走出塞渡沮水

史記朝鮮傳

詣朝

鮮王準降信寵之拜爲博士賜以圭封之百里令守西邊滿誘亡

黨衆稍多乃詐遣人告準言漢兵十道至求入宿衛遂還

魏志東夷傳注

引魏略

擊破準

後漢書東夷傳

居秦故空地上下障稍役屬真番朝鮮蠻夷

及故燕齊亡在者王之都王險會孝惠高后時天下初定遼東太守卽約滿爲外臣保塞外蠻夷無使盜邊蠻夷君長欲入見天子勿得禁止以聞上許之以故滿得以兵威財物侵奪其旁小邑真番臨屯皆來服屬方數千里傳子至右渠所誘漢亡人滋多又未嘗入見

漢書朝鮮傳

真番旁衆國欲上書見天子久擁閼不通元封二

年漢使涉何譙諭右渠終不肯奉詔何去至界上使御刺殺逆何

者朝鮮裨王長卽渡入塞歸報天子曰殺朝鮮將上拜何爲遼東

東部都尉朝鮮怨何發兵襲殺何天子募罪人擊朝鮮其秋遣樓

船將軍楊僕從齊海浮兵五萬人左將軍荀彘出遼東討右渠右

渠發兵距險天子爲兩將未有利乃使衛山因兵威往諭右渠右

渠見使者頓首謝願降遣太子謝方渡涇水疑復引歸右渠遂堅

守城兩軍急擊朝鮮元封三年夏尼谿相參使人殺右渠降王險

城未下右渠大臣成已復反左將軍使右渠子長誅成已遂定朝

鮮史記朝鮮傳朝以其地爲樂浪臨屯元菟真番郡漢書武紀封長史記漢書表作張路

爲幾侯史記朝鮮傳六年使朝鮮謀反格死漢書孝武功臣表

王恢燕人數爲邊吏習知胡事史記韓長孫傳孝武建元五年爲大行令

漢書百官公卿表六年閩越擊南越南越守天子約不敢擅發兵擊而以

聞上遣恢出豫章大農韓安國出會稽皆爲將軍兵未踰嶺閩越

王弟餘善殺王使使奉其頭致大行大行曰所爲來者誅王今王

頭至謝罪不戰而耘利莫大焉乃以便宜案兵告大農軍而使使

奉頭馳報天子詔罷兩將兵史記東越傳匈奴來請和親上下其議恢

曰漢與匈奴和親率不過數載卽背約不如勿許舉兵擊之韓安

國曰千里而戰卽兵不獲利今匈奴負戎馬足懷鳥獸心遷徙鳥

集難得而制得其地不足爲廣有其衆不足爲彊自上古弗屬漢

數千里爭利則人馬罷虜以全制其敝勢必危殆臣以爲不如和

親羣臣議多附安國於是上許和親

漢書韓安國傳

其明年馬邑豪聶翁

壹

索隱聶姓也翁壹名也漢書云聶壹

因恢言上曰匈奴初和親親信邊可誘以利

史記韓長孺傳

上迺召問公卿恢議臣以爲因單于之欲誘而致之邊選

衆騎壯士陰伏而處以爲之備審遮阻險以爲其戒單于可禽百

全必取上從恢議

漢書韓安國傳

陰使聶翁壹亡入匈奴謂單于曰吾能

斬馬邑令丞吏以城降財物可盡得

史記韓長孺傳

單于愛信之令歸爲

間壹乃詐斬死罪囚頭懸邑城上以示單于使者使者還單于乃

歸將十萬騎入武州塞

漢紀十一

是時漢伏兵車騎材官三十餘萬匿

馬邑旁谷中恢爲將屯將軍別從代主擊輜重

史記韓長孺傳

單于入漢

塞未至馬邑百餘里見畜布野而無人牧者怪之乃攻亭雁門尉

史行微見寇祿此亭知漢兵謀單于得欲殺之尉史乃告單于漢

兵所居單于大驚乃引兵還

史記句  
奴傳

漢兵追至塞度弗及即罷恢

聞單于不與漢合度往擊輜重必與單于精兵戰勢必敗則以便

宜罷兵皆無功

史記韓  
長孺傳

上怒恢不出擊單于輜重也恢曰始約爲

入馬邑城兵與單于接而臣擊其輜重可得利今單于不至而還

臣以三萬人衆不敵祇取辱固知還而斬然完陛下士三萬人於

是下恢廷尉廷尉當恢逗撓當斬

漢書韓  
安國傳

時武安侯田蚡爲丞相

恢私行千金蚡不敢言上而言於太后曰王恢首造馬邑事今不

成而誅恢是爲匈奴報仇也上朝太后太后以丞相言告上上曰

首爲馬邑事者恢也故發天下兵數十萬從其言爲此且縱單于

不可得恢所部擊其輜重猶可願以慰士大夫心今不誅恢無以

謝天下於是恢聞之乃自殺史記韓自是之後匈奴絕和親匈奴

陽球字方正漁陽泉州人也家世大姓冠蓋球能擊劍習弓馬性

嚴厲好申韓之學郡吏有辱其母者球合數十人殺吏滅其家由

是知名初舉孝廉補尚書侍郎閑達故事其章奏處議常為臺閣

所崇信出為高唐令以嚴苛過理郡守收舉會赦見原辟司徒劉

寵府舉高第後漢書列傳九江山賊起劫刺史球以太尉掾按劉寵傳

徒太尉球辟劉寵府為九江太守設方略即時摧破誅鋤豪強郡

中累足後漢紀二十四遷平原相後漢紀作甘陵相案球出教言前荏高

郡若甘陵則屬清河郡紀誤今從傳出教蠲愆咸畏服焉時天下大旱司空張顗奏

長吏苛酷貪汚者皆罷免球坐嚴苦徵詣廷尉當免官靈帝以球

九江時有功拜議郎遷將作大匠坐事論頃之拜尚書令後漢書列傳

光和元年置鴻都門學生

後漢書  
帝紀

詔中尚方爲鴻都文學樂松江

覽等三十二人圖象立贊以勸學者

通鑑五十七

球諫曰臣案松覽等

皆出於微蔑斗筭小人依憑世戚附託權貴俛眉承睫微進明時  
或獻賦一篇或烏篆盈簡而位升郎中形圖丹青亦有筆不點牘  
詞不辯心假手請字妖僞百品莫不被蒙殊恩蟬蛻滓濁是以有  
識掩口天下嗟歎臣聞圖象之設以昭勸戒欲令人君動鑒得失  
未聞豎子小人詐作文頌而可妄竊天官垂象圖素者也今太學  
東觀足以宣明聖化願罷鴻都之選以消天下之謗書奏不省初  
黃門令王甫大長秋曹節專權任勢後漢紀二十四球嘗撫髀發憤曰若  
陽球作司隸此曹子安得容乎光和二二年選爲司隸校尉後漢書  
列傳  
甫使門生王翹楊彪傳注  
引華嬌書於郡界率權官財物七千餘萬京兆尹  
楊彪發其姦言之司隸後漢書  
楊彪傳王甫休沐里舍球詣闕謝恩奏收



甫及中常侍滔于登袁赦封翊中黃門劉毅小黃門龐訓朱禹齊  
盛等及子弟爲守令者姦猾縱恣罪合滅族太尉段熲諂附倭倖  
并宜誅戮於是悉收甫頌等送洛陽獄及甫子長樂少府萌沛相  
吉球自歸考甫等五劾備極筆朴交至甫萌父子悉死杖下頌亦  
自殺乃僵磔甫屍於夏城門大署榜曰賊臣王甫盡沒入財產妻  
子皆徙比景後漢書球勅都官從事曰先舉權貴大猾乃議其餘  
耳公卿豪右若袁氏兒輩從事自辦之何須校尉邪於是權門股  
慄京師肅然球誅甫後欲收曹節節不敢出沐後漢紀二十四時順帝虞  
貴人葬百官會喪還曹節見磔甫屍道次慨然攷淚曰我曹自可  
相食何宜使犬舐其汁乎語諸常侍今且俱入勿過里舍也節直  
入省白帝曰陽球故酷暴吏不宜使在司隸以騁毒虐帝乃徙球  
爲衛尉時球出謁陵節勅尙書令召拜不得稽留尺一球被召急

因求見帝叩頭曰臣無清高之行橫蒙鷹犬之任前雖糾誅王甫  
段熲蓋簡落狐狸未足宣示天下願假臣一月必令豺狼鴟梟各

服其辜叩頭流血殿上呵曰衛尉扞詔邪至於再三乃受拜後漢書列

傳長樂少府陳球以書勸司徒劉郃表徙球爲司隸校尉以次收

節等誅之尙書劉納亦深勸郃郃結謀陽球球小妻程璜之女璜

用事宮中所謂程大人者也節等頗聞知乃重賂璜且脅之璜懼

迫以球謀告節節因誣誣字據列傳補白帝郃等與藩國交通謀議不軌

帝大怒後漢書陳球傳收球送洛陽獄誅死妻徙邊後漢書列傳初球爲將作

大匠與蔡邕叔父衛尉質有隙會邕章奏洩露程璜遂使人飛章

言邕質私事請託欲從中下邕質獄詔減死徙朔方球使客追路

刺邕客感其義皆莫爲用球又賂其部主使加毒害所賂者反以

其情戒邕故得免後漢書蔡邕傳重文橫入窮愁所遷亦云酷矣後漢書酷吏傳

三國魏

劉放字子棄

魏志列傳

涿郡方城人

通鑑七十  
四胡注

漢廣陽順王子西鄉侯

宏後也歷郡綱紀舉孝廉遭世大亂時漁陽王松據其土放往依

之太祖克冀州放說松投身委命厚自結納松然之會太祖討袁

譚於南皮以書招松松舉雍奴泉州安次以附之放爲松答太祖

書其文甚麗太祖既善之又聞其說由是遂辟放建安十年與松

俱至乃以放參司空軍事歷主簿記室出爲郃陽役羽贊令魏國

既建爲祕書郎文帝卽位轉左丞數月徙爲令黃初初改祕書爲

中書以放爲監加給事中賜爵關內侯遂掌機密

魏志列傳

事無不綜

裴注

三年進爵魏壽亭侯明帝卽位加散騎常侍進爵西鄉侯尤見

寵任

魏志列傳

每有大事朝臣會議常令決其是非放善爲書檄三祖

詔命多放所為青龍初孫權與諸葛亮連和侯得其書放乃改易其詞與征東將軍滿寵若欲歸化封以示亮亮騰於吳大將步騭以見權權懼亮自疑深自解說是歲加侍中大夫景初二年遼東平定以參謀功進封本縣方城侯其年帝寢疾欲以燕王宇為大將軍及領軍將軍夏侯獻武威將軍曹爽屯騎校尉曹肇驍騎將軍秦朗共輔政魏志列傳放久典機任獻肇心內不平殿中有雞棲樹二人相謂此亦久矣其能復幾放懼裴注引世語因圖間之舉爽代

宇又白召宣王使相參執帝手強作詔齋出大言曰詔免燕王等

官不得停省中于是宇肇獻朗相泣歸第

明帝紀注引漢晉春秋通鑑考異曰放傳曰

宇性恭良陳誠固辭云云陳壽當晉世作魏志若言效資本情則於時非美故遷就為之諱也今不取裴松之云放資稱贊曹爽勸召宣王魏室之亡禍基於此齊王即位以決定大謀增邑三百并前千一百戶

封愛子一人亭侯次子騎都尉餘子皆郎中正始元年更加左光

祿大夫金印紫綬儀同三司六年轉驃騎將軍領監如故七年復

封子一人亭侯

魏志列傳

九年遜位以列侯就第位特進

魏志三少帝紀

嘉平

二年薨諡曰敬侯子正嗣

魏志列傳

正弟許字文生文詞可觀意思詳

序晉惠帝世為越騎校尉與張華六人並稱

裴注

放善承主意又未

嘗顯言得失抑辛毗而助王思以是獲譏於世

辛毗傳放見信於主制斷時政大臣

莫不交好毗不與往來亢從僕射畢軌言尚書僕射王思精勤舊

吏忠亮計畧不如辛毗毗宜代思帝以訪放放對曰陛下用思者

誠欲取其効力不負虛名也毗實亮直然時因羣臣諫諍扶贊其

義并時密陳損益不專導諛言云及咸熙中開建五等以放著勳

魏志列傳

梁

張纘字伯緒

梁書附張纘傳

車騎將軍宏策子

張纘傳

出後從伯宏籍宏籍

高祖舅也

梁書附傳

宏籍字真藝齊初為鎮西參軍高祖踐阼追贈穆

之光祿大夫宏籍廷尉卿梁書張皇后傳繼年十一尙高祖第四女富陽

公主拜駙馬都尉封利亭侯召補國子生起家祕書郎時年十七

身長七尺二寸眉目疏朗神采爽發高祖異之嘗曰張壯武之後

八葉有逮吾者其此子乎梁書性愛山泉頗樂閑曠藝文類聚六

宮資園啟時昭明尙幼未與臣僚相接高祖敕祕書郎張纘親表英華朝

中髦俊可以師友事之梁書王纘好學兄緬有書萬餘卷披讀不

輟祕書郎有四員宋齊以來爲甲族起家之選待次入補其居職

例數十日便遷纘固求不徙欲遍觀閣內圖籍嘗執四庫書日日

若讀此畢南史列傳嘗作可言優仕矣如此三載方遷太子舍人

轉洗馬中舍人兼掌管記纘與琅邪王錫齊名梁書普通初魏使

劉善明來聘敕使中書舍人朱异接之善明謂异曰王錫張纘北

間所聞云何可見异具啟敕即使於南苑設宴善明造席遍論經

史兼以嘲謔續錫隨方酬對無所稍疑未嘗訪彼一事善明深相

歎揖曰不有君子安能為國梁書王續時年二南史三十三累遷太

尉諮議參軍尚書吏部郎俄為長史兼侍中時人以為早達河東

裴子野曰張吏部在喉舌之任已恨其晚矣子野性曠達自云年

出三十未嘗詣人初未與續遇便虛相推重梁書每討論墳籍咸

折衷焉梁書裴子野傳大通元年出為甯遠華容公長史行琅邪彭城二

郡國事二年仍遷華容公北中郎長史南蘭陵太守加貞威將軍

行府州事三年入為度支尚書母憂去職服闋出為吳興太守省

煩苛務清淨民吏便之梁書大同二年梁書武紀附傳作三年

徵為吏部尚書後門寒素皆見引拔不為貴要屈意人士翕然稱

之梁書續負其才氣無所與讓南史張宏策附傳案南史此下

所聞異辭五年為尚書僕射梁書初續與參軍何敬容意趣不協

今不取

敬容居樞軸賓客輻輳有過詣纘者輒拒不前曰吾不能對何敬

容殘客及是遷爲讓表讓字據南史補曰自出守股肱入尸衡尺可以仰

首伸眉論列是非者矣而寸衿所滯近蔽耳目淺深清濁豈有能

預加以矯心飾貌酷非所開不喜俗人與之共事此言以指敬容

也在職議南郊御乘素輦適古今之衷又議印綬官備朝服宜並

著綬時並施行九年遷宣惠將軍丹陽尹未拜改使持節都督湘

桂東甯三州諸軍事湘州刺史南史續出湘鎮邵陵王綸餞之南

人云云言其輕傲述職經途作南征賦梁書至州務公平南史停

事不近情今不取遣十郡尉勞解放老疾吏役及關市戍邏先所防人一皆省併州

界零陵衡陽等郡有莫徭蠻者依山險爲居厯政不賓服因此向

化在政四年流人自歸戶口增十餘萬州境大安梁書晚頗好積

聚多畜圖書數萬卷他物稱是南史附傳太清二年徵爲領軍梁書附傳俄



改雍州刺史

南史附傳東益鄧州之

案梁書言改授使持節都督雍梁北秦

蠻校尉攷元帝紀

大濟元年徙爲使持節都督荆雍相司鄧南梁

南北秦九州諸軍事

則雍梁北秦已爲湘東王所督不得又令續

督也且下云王索續部下

遣續向襄陽則雍爲初聞邵陵王綸當

湘東所督無疑南史祇言改雍州刺史較確

代已爲湘州其後更用河東王譽續素輕少王州府侯迎及資待

甚薄王深銜之及至州遂託疾不見續仍檢括州府庶事留續不

遣

梁書附傳

會聞侯景寇建鄴湘東王與譽各率所領入援臺湘東與

續有舊續將因之以斃譽兄弟屬侯景請和詔罷援軍譽自江口

將旋湘鎮欲待湘東至謁督府方還州續乃貽湘東書曰河東戴

檣上水欲襲江陵岳陽在雍共謀不逞湘東信之乃鑿船沈米斬

纜而歸荆湘因搆嫌隙續尋棄其部曲單舸赴江陵湘東遣使責

讓譽索續部下

南史附傳

既至仍遣續向襄陽前刺史岳陽王譽推遷

未去鎮但以城西白馬寺處之

梁書附傳

嘗猶總軍府之政聞臺城陷

遂不受代

通鑑百六十二

州助防杜岸給纘曰觀岳陽不容使君使君奉

得物情若走入西山舉義事無不濟纘以爲然因與岸盟乃要雍

州人席引等於西山聚衆乃服婦人衣乘青衣布輿與親信十餘

人奔引等

南史附傳

岸反以告警仍遣岸帥軍追纘

南史言警令中兵參軍尹正等追討

觀下赴期云云則尹正等當爲岸所帥也

纘衆望岸軍大喜謂是赴期既至卽執纘并

其衆俘送之始被囚繫尋又逼纘剃髮爲道人

梁書附傳

警襲江陵常

載纘隨後逼使爲檄固辭以疾

南史附傳

及軍退敗行至澧水南防守

者慮追兵至遂害之棄尸而去時年五十一

梁書附傳

纘苟懷私怨構

陳蕭湘遂及禍於身非由忠節繼以江陵掄陷實萌於此

梁書論風

格若此而爲梁之亂階惜乎

南史傳論

元帝承制贈侍中中衛將軍開

府儀同三司謚簡獻公纘有識鑒自見元帝便推誠委結及元帝

卽位追思之嘗爲詩序曰簡獻之爲人也不事王侯負才任氣見

余則申旦達夕不能已已懷夫人之德何日忘之案南史傳未言

產悉留江陵性既貪婪南中貨貨與積及死相東王皆使收之書

二萬卷并連還齊珍寶財物悉付庫以搜蜜之屬還其家云云觀

詩序和東於續香簪不忘豈忍為之况續以單舸奔江陵何可言

資產悉留貨而填積通鑑言相東厚資續赴鎮續雖好積聚亦可

見其無餘矣南史好采續著鴻寶一百卷文集二十卷隋志著錄

項言碎事今皆不取

志著錄次子希文字子頗早知名選向太宗第九女海鹽公主承

十卷  
聖初官至黃門侍郎梁書附傳

後魏

皮豹子漁陽人少有武畧魏書沈勇篤實黎常中為中散世

祖時為散騎常侍爵新安侯加冠軍將軍又拜選部尚書出除使

持節侍中都督秦雍荆梁四州諸軍事安西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進爵淮陽宋史索虜傳引作淮陰公鎮長安加征西將軍坐盜官財徙於統

萬真君三年宋遣將裴方明等侵南秦魏書南秦王楊難當敗奔

於上邽

魏書世祖紀

遂陷仇池世祖徵豹子復其爵位拜使持節

魏書列傳

與琅邪王司馬楚之等督關中諸軍從散關西入

世祖紀

引出斜谷

阨白馬之險

宋書索虜傳

俱會仇池

世祖紀

四年正月豹子進擊樂鄉大

破之擒宋將王奐之王長鄉等斬首二千餘級俘獲二千人進軍

下辨強元明辛伯奮棄城遁走追斬之悉獲其衆

魏書列傳

宋遣其秦

州刺史胡崇之屯仇池興安公古弼與平西將軍元齊邀崇之於

濁水臨陣擒之從祥郊山南入與豹子等討仇池諸將以道嶮雪

深遲留不進弼使元齊賀純攻塞狹道守將姜道祖南走仇池平

未幾諸氏復推楊文德為主圍仇池弼發兵討之文德南走漢川

魏書古弼傳

按豹子傳言豹子與司馬楚之至濁水擊擒崇之

進至高平姜道祖降與弼傳互異攷宋書氏胡傳以胡崇之守仇

池索虜遣弼齊等二萬人邀崇之崇之至濁水遇齊等敗沒魏書

島夷傳說同則弼傳所言較是觀下文豹子軍次下辨聞圍解欲

還云云則豹子實未與克仇池故諸氏復反惟弼平之如謂豹子

既克仇池運軍至下辨則古弼陳兵之說何以俟其既去始遣人

謂之乎氏胡傳言濁水去仇池入十里豹之未至仇池則濁水之  
擒狹亭之攻皆為弼齊可知通鑑於仇池圍解之下始言豹子督  
關中諸軍至下辨亦從古弼傳也然亦有可疑者攷本紀正月擊  
樂鄉二月克仇池四月氏羌圍仇池五月破氏解圍豹子與古弼  
俱奉命會仇池何以遲徊至此意者豹子未至而古弼已由別道  
先克仇池故駐軍下辨以待之弼傳所謂道峻雪深遲留不進者  
歟然時豹子軍次下辨聞圍解欲還弼遣使謂豹子曰賊恥其負敗  
必求報復後舉為難不如陳兵待之豹子以為然尋除都督秦雍  
荆梁益五州諸軍事進號征西大將軍開府仇池鎮將持節公如  
故十一月宋遣楊文德率眾寇濁水別遣將青陽顯伯守斧山以  
拒豹子豹子至斧山斬顯伯俘其眾與元齊會於濁水賊眾夜遁  
魏書文德奔守葭蘆武都陰平氏多歸之魏書氏九年詔豹子討  
之文德棄城南走擒其妻子寮屬宋白水太守郎啟元列傳作率  
眾救文德豹子逆擊大破之文德啟元走還漢中世祖興安二年  
宋遣蕭道成等入漢中別令楊文德楊顯等率諸氏羌圍武都魏書

列豹子分兵將救之聞宋人增兵益將表狀求助北史列傳詔高平鎮

將苟莫于率突騎二千赴之道成等乃退徵豹子為尙書出為內

都大官魏書太安四年宋將殷孝祖修兩城於清水東高祖以逼

南境天水公封敕文擊之不克詔豹子與給事中周邛等助擊之

南齊書焦度傳度領軍救授刺豹子以南寇城守攻圍費日遂畧

地至高平魏書大破孝祖斬獲五千餘級五年督河西諸軍南趨

石樓以討河西叛胡高宗紀與賊相對不覺胡走無捷而還又坐免

官尋以前後戰功復擢為內都大官和平五年卒高宗追惜之贈

淮陽王諡曰襄子道明襲爵道明弟喜高宗紀氏羌傳吐谷渾傳

高宗以其名臣子擢為侍御中散遷侍御長魏書延興三年高祖紀

吐谷渾拾寅部落大饑屢寇澆河吐谷渾傳詔假喜平西將軍廣川公

魏書列傳率敦煌枹罕高平諸軍為前鋒吐谷渾傳與上黨王長孫觀討拾

寅魏書列傳

入境芻其秋稼拾寅窘怖遣子詣軍表求改過

吐谷渾傳拜使

持節侍中都督秦雍荆梁益五州諸軍事開府仇池鎮將以其父

昔鎮仇池有威信故也喜至申威布惠夷民大悅酋帥強奴子等

各率戶歸附於是置廣業固道二郡居之

地形志廣業固道二郡延興四年置徵爲

南部尚書賜爵南康侯加左將軍太和元年宋葭蘆戍主楊文度

遣弟鼠竊據仇池喜率衆四萬討鼠軍到建安鼠棄城南走

魏書列傳

進次濁水遂軍於覆津文度將強大黑固守津道喜擊大黑走之

追奔攻拔葭蘆城斬文度傳首京師詔慰勉之又詔於駱谷築城

喜表求待來年詔責之曰若不時築築而不成成而不固以軍法

繩之

北史列傳

南天水郡民柳旃據險不順喜率衆討滅轉散騎常侍

安南將軍豫州刺史詔讓其在州寬待怠以飲酒廢威不禁下遣

使者就州決以杖罰七年卒贈以本官諡曰恭公

魏書列傳

公孫質字元直燕郡廣陽人平南將軍軌之弟有經義頗屬文初

爲中書學生稍遷博士魏書附公孫表傳太延五年車駕西討沮渠牧犍

侍中宜都王穆壽輔皇太子決留臺事魏書世祖紀世祖謂壽曰蠕蠕

吳提聞朕征涼州必來犯塞莫若伏兵漠南殄之爲易魏書穆壽

雅信任質以爲謀主質性好卜筮卜筮者咸云寇必不來故不謀

備魏書列傳而吳提果至侵及善無蠕蠕傳作至七介山京師大駭壽不知所爲

穆崇附傳由質幾致敗國質後深自督厲屢進讜言超遷尙書眞君九

年卒追贈中護軍將軍光祿勳幽州刺史廣陽侯諡曰恭子達魏書

附傳

達字文慶初爲選部吏以積勤稍遷南部長數奏有稱遷南部尙

書賜爵范陽侯加左將軍魏書附公孫表傳太和十一年魏書高祖紀高祖詔

遂與內都幢將上谷公張儵率衆討齊舞陰戍魏書附傳不克通鑑目錄十四



後高祖與文明太后引見王公以下高祖曰比年方割畿內及京

城三部於百姓頗有益否遂對曰先者人民離散主司猥多至於

督察實難齊整自方割以來眾賊易辦實有大益太后曰諸多言

無益卿言可謂識治機矣

魏書附傳

十二年齊將陳顥達攻陷醴陽

北史

魏紀

詔彼掠之兵有得還者賜絹二十匹遂奏為貴賤等級高祖

稱善依例降侯改襄平伯出為使持節安東將軍青州刺史以遂

在公遺跡可紀下詔褒述加鎮東將軍領東夷校尉十九年卒於

官高祖在鄴宮為之舉哀時百度維新青州佐吏疑為所服詔準

諸境內之民為齊衰三月

魏書附傳

盧同字叔倫范陽涿人盧元之族孫父輔字顯元

北史作顯光

本州別

駕同身長八尺容貌魁偉

魏書列傳

質器洪厚

魏書傳論

善於處世太和中

起家北海王詳國常侍稍遷司空祭酒昌黎太守營州長史入除

河南尹丞遷太尉屬

魏書列傳

永平元年豫州彭城人白早生殺刺史

司馬悅據城南叛

魏書世宗紀

都督中山王英尙書邢巒等討之詔同

爲軍司事平除冀州鎮東府長史延昌中秦州民反詔同兼通直

常侍持節慰諭多所降下還轉尙書右丞進號龍驤將軍熙平初

轉左丞加征虜將軍相州刺史奚康生徵民歲調皆七八十尺以

邀奉公之譽同於歲祿官給長絹部內患之同乃舉按康生度外

徵調書奏詔科康生罪兼褒同在公之績肅宗世朝政稍衰人多

竊冒軍功同閱吏部勳書因加檢覆覈得竊階者三百餘人

魏書列傳

乃奏乞集吏部中兵二局勳簿對勾奏案更造兩通一關吏部一

留兵局又在軍斬首成一階以上者卽令行臺軍司給券當中堅

通鑑百四十八

詔依行元義之廢

裂一支付勳人一支送門下以防巧僞

靈太后也相州刺史中山王熙起兵於鄴熙敗以同爲持節兼黃

門侍郎慰勞使就州

魏書列傳

斬熙於鄴街傳首京師

魏書南安王附傳

并其

子弟

通鑑百四十九

還授平東將軍正黃門同善事在位爲父所親戮熙

之日深窮黨與

魏書列傳

鏢濟陰內史楊昱赴鄴

魏書楊播附傳

以希義旨論

者非之又給同羽林二十人以自防衛同兄琇少多大言常云公

侯可致至此始爲都水使者同啟求回身二階以加琇琇遂除安

州刺史

魏書列傳

正光五年營州城人就德興據城反

肅宗紀

除同度支

尙書持節使營州慰勞德興降而復反詔同以爲幽州刺史兼尙

書行臺慰勞之同慮德興難信勒衆而往爲德興所擊大敗而還

靈太后反政以同義黨除名莊帝踐阼詔復本秩除都官尙書復

兼七兵以前慰勞德興功封章武縣開國伯邑四百戶正除七兵

轉殿中加征西南將軍普泰初除侍中進號驃騎將軍左光祿大

夫同時久病彊牽從務啟求儀同初同之爲黃門也與前廢帝俱

在門下同異其為人素相款託廢帝以舊恩許之除儀同三司魏書

列傳同卷舒兼濟趨捨深沈魏書永熙初薨年五十六贈侍中都督

冀滄瀛三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司空公冀州刺史開國伯如故

諡曰穆三年復加贈尚書右僕射同兄靜魏書好學有風度飲酒

至數斗不亂終於太常丞大統初贈太僕卿平州刺史北史

盧道虔字慶祖范陽涿人涇州刺史道裕弟也粗閑經史兼通算

術尚高祖女濟南長公主魏書盧拜駙馬都尉公主驕淫北史盧

暴薨時云道虔所害世宗祕不窮治魏書延昌四年著作郎崔光

表治麻求取道虔日集祕書與史官同檢疏密擇其善者奏聞施

用魏書律麻志尚書嘗奏道虔爲國子博士靈太后追公主薨事乃黜

道虔爲民魏書道虔好禮樂學難齊尚書王儉喪服集記七十餘

條北史孝昌末案魏書肅宗紀臨淮王彧以孝昌元年五月討徐

初臨淮王或因將出征啟除道虔奉車都尉道虔外生李或尙莊

帝姊豐亭公主因相藉託永安中除輔國將軍通直常侍尋加征

虜將軍以議麻勳賜爵臨淄伯遷散騎常侍天平初征南將軍轉

都官尙書本州大中正出除驃騎將軍幽州刺史尋加衛大將軍

卒於官贈尙書右僕射司空公瀛州刺史諡曰恭文

魏書附傳北史作文恭

道虔爲尙書同寮於草屋下設雞黍之膳談者以爲高昧旦將上

省必見其弟然後去奴在馬上彈琵琶道虔聞之杖奴一百

北史附傳

盧元明字幼章范陽涿人散騎常侍昶之子也涉歷羣書兼有文

義風采閒潤進退可觀永安初兼尙書令臨淮王或欽愛之及或開

府引爲兼屬仍領部曲出帝登阼以郎任行禮封城陽縣子

魏書附盧

元崔陵爲常侍求人修起居注以元明代魏收爲中書郎陵每以

籍地自矜謂元明日天下盛門惟我與爾

北齊書崔陵傳天平末原作中案靜帝

紀元明使梁在四年明年即改元象故改從北史李諧傳兼吏部郎中副李諧使梁魏書二

人才器並為鄰國所重北齊書魏收傳梁武使朱异覘客异言諧元明之

美諧等見及出梁武目送之謂左右曰朕今日遇勅敵卿輩常言

北間無人物此等何處來北史李崇附傳稱曰盧李命世北齊書魏收傳是時鄴

下言風流者以諧元明及李神儁王元景楊遵彥崔瞻為首北史李諧

傳還拜尚書右丞轉散騎常侍監起居積年在史館了不盾意又

兼黃門郎本州大中正元明善自標置不妄交遊飲酒賦詩遇興

忘返性好元理作史子新論數十篇文筆別有集錄隋志著錄集

著錄集少時常從鄉還洛途遇相州刺史中山王熙熙博識之士

見而歎曰盧郎有如此風神唯須誦離騷飲美酒自為佳器遂留

之數日贈帛及馬而別魏書初李神儁欲娶鄭嚴祖妹元明亦將

為婚遂至紛競二家悶於嚴祖之門鄭卒歸元明魏書李與元明

兄子淫汙元明不能離絕又好以世地自矜時論即以此貶之魏書

附傳

北齊

盧文偉字休族范陽涿人也為北州冠族父敞出後伯假北齊書列傳

位議郎後以文偉勳贈幽州刺史北史盧文偉少孤有志尚頗涉

經史篤於交遊少為鄉閭所敬州辟主簿年三十八始舉秀才除

本州平北府長流參軍說刺史裴延儁原作裴儁今據魏書裴延儁傳補正按舊迹

修督亢陂溉田萬餘頃民賴其利修立之功多以委文偉文偉既

善營理兼展私力家素貧儉因此致富孝昌中詔兼尚書郎中時

行臺常景啟留為行臺郎中及北方將亂文偉積稻穀於范陽城

時經荒儉多所賑贍彌為鄉里所歸北齊書列傳柔元鎮人杜洛周反

於上谷攻陷幽州魏書肅宗紀文偉為所虜洛周敗復入葛榮榮敗歸

家時韓樓據薊城文偉率鄉閭屯守范陽與賊相抗乃以文偉行

范陽郡事防守二年與士卒同勞苦分散家財拯救貧乏人人感

悅尔朱榮遣將侯淵

北齊書北史避作深今從魏書

討樓平之文偉以功封大夏

縣男除范陽太守

北齊書列傳

淵為平州刺史大都督留鎮范陽

魏書侯淵

傳及榮誅文偉知淵難信乃誘之出獵閉門拒之淵失據遂赴中

山莊帝崩文偉與幽州刺史劉靈助同謀起義靈助克瀛州留文

偉行州事自率兵起定州為侯淵所敗文偉棄州走還本郡仍與

高乾邕兄弟共相影響屬神武至信都文偉遣子懷道奉啟陳誠

北齊書列傳

中興初除安州刺史不之官尋轉幽州刺史

北史附傳時安州

刺史盧曹

北史作盧曹

亦從靈助舉兵靈助敗因據幽州文偉不得入

北齊書列傳

後除青州刺史文偉輕身愛客善於撫接

北史附傳

好行小惠

是以所在頗得人情雖有受納吏民不甚苦之經紀生資常若不



足致財積聚承侯寵要餉邊道不絕興和三年卒於州年六十贈使持節侍中都督定瀛殷三州軍事司徒尙書左僕射定州刺史諡

曰孝威

北齊書  
列傳

平鑒字明達燕郡薊人也

北齊書  
列傳

祖延魏安平太守父勝安州刺

史

北史  
列傳

鑒少聰敏有志力受學於徐遵明

北齊書  
列傳

受詩禮於宏農

楊文懿通大義不爲章句

北史  
列傳

雖崇儒業而有豪俠氣孝昌末盜

賊蜂起見天下將亂乃至洛陽與慕容儼騎馬爲友

北齊書  
列傳

兼習

弓矢鑒性巧夜則胡畫以供衣食

北史  
列傳

謂其宗親曰運有污隆亂

極則治并州戎馬之地尔朱王命世之雄仗義建旗奉辭問罪勞

忠竭力今也其時遂相率奔尔朱榮於晉陽因陳靜亂安民之策

榮大奇之卽署參軍前鋒從平鞏密每陳先登除撫軍襄州刺史

北齊書  
列傳

普泰元年高祖建義於信都

北齊書  
神武紀

鑒棄州自歸卽授本

官北史高祖謂鑒曰日者皇綱中弛公已早竭忠誠今尔朱披猖

又能去逆從善播落之時方識松筠北齊書文襄輔政封平西縣

伯遷懷州刺史北史鑒奏請於州西故軹道築城以防遏西寇朝

廷從之北齊書尋而西魏將楊標來攻時新築之城糧仗未集素

乏水北史衆情大懼南門內有一井隨汲卽竭鑒乃具衣冠俯井

而祝北齊書至旦而井泉涌溢有異於常合城取足標示敵人將

士旣覩非常勇氣自倍北史魏師敗還以功進位開府儀同三司

北齊書累遷揚州刺史其妻生男鑒因喜酣醉擅免境內囚誤免

關中細作二人醒而知之上表自劾文宣特原其罪賜犢百頭羊

二百口酒百石令作樂河清二年重拜懷州刺史北史時和士開

以佞幸勢傾朝列令人求鑒愛妾劉氏鑒卽送之乃謂人曰老公

失阿劉與死何異要自爲身計不得不然由是除齊州刺史北齊書

傳 鑒文武馳驅盡其知力北史歷牧八州為吏所思立碑頌德入

為都官尚書令

北齊書

卒贈司空司諡曰文

北史

陽休之字子烈右北平無終人也父固魏洛陽令贈太常少卿休

之儒爽有風采少勤學愛文藻

北齊書

習於儀禮

隋書禮儀志論

弱冠善

聲為後來之秀

北齊書

時人為之語曰能賦能詩陽休之

北史

幽州刺史常景王延年並召為主簿魏孝昌中杜洛周破薊城休

之與宗室及鄉人數千家南奔章武轉至青州時葛榮寇亂河北

流民多湊青部休之知將有變請其族叔伯彥等潛歸京師避之

多不能從休之垂涕別去俄而

北齊書

平北主簿河間邢景率流

民十餘萬戶反於青州之北海

魏書

伯彥等咸為土人所殺諸

陽死者數十人唯休之兄弟免

北史

莊帝立解褐員外散騎侍郎

北齊書

累遷太尉記室參軍

北史

李神儁監起居注啟休之入撰

次永安末洛州刺史李海啟除冠軍長史普泰中爲太保長孫稚

府屬尋勅與魏收李同軌等修國史太昌初除尙書祠部郎中

北齊

書列傳

後行臺賀拔勝經畧樊沔請爲南道軍司

北史附傳

俄而魏武帝

入關勝令休之奉表詣長安參謁時高祖亦啟休之太常少卿尋

屬勝南奔仍隨至建業休之聞高祖推奉靜帝乃白勝啟梁武求

還以天平二年達鄴仍奉高祖令赴晉陽世宗引爲行臺郎中四

年高祖幸汾陽之天池於池邊得一石上有隱起其文曰六王三

川

北齊書列傳

問休之曰此文字何義對曰六者大王字河洛伊爲三

川大王若受天命終應統有關右

北史列傳

高祖曰世人無事常道我

欲反今聞此更致紛紜慎勿妄言也元象初錄荊州軍功封新泰

縣伯除尙書左民郎中興和二年兼通直散騎常侍使於梁武定

二年除中書侍郎

北齊書列傳

先是中書專主綸言魏宣武已來事移

門下至是發詔依舊任遇甚顯時魏收爲散騎常侍領兼侍郎與

休之參掌詔命世論以爲中興

北史附傳

五年兼尙食典御七年除太

子中庶子遷給事黃門侍郎進號中軍將軍幽州大中正八年兼

侍中持節奉璽書詣并州敦喻顯祖爲相國齊王時顯祖將受魏

禪發晉陽至平陽郡爲人心未一旦還并州恐泄漏仍斷行人休

之性疏放使還遂說其事鄴中悉知後高德政以聞顯祖忿之而

未發齊受禪除散騎常侍修起居注頃之坐詔書脫誤左遷驃騎

將軍積前事也

北齊書列傳

時郊天百寮咸從休之衣兩襦甲手持白

棖魏收爲中書令嘲之休之曰我昔爲常伯首戴蟬冕今處驍游

身被衫甲允文允武何必減卿談笑晏然議者服其夷曠

北史附傳

以禪讓之際定禮儀別封始平縣男後除都水使者歷司徒掾中

書侍郎尋除中山太守

北齊書列傳

先是韋道建末欽道代爲定州長

史帶太山太守並立制監臨官不得過百姓飲食有者卽數錢酬

之休之常以爲非及至郡復相因循人問其故休之曰吾昔非之

者爲其失仁義今日行之者自欲避嫌疑在郡三年再致甘露之

瑞北史顯祖崩徵至晉陽經紀喪禮乾明元年兼侍中巡省京邑

仍拜大鴻臚卿領中書侍郎北齊書在晉陽典詔詰北齊書皇建

初以本官兼度支尙書侍郎加驃騎大將軍領幽州大中正肅宗

留心政道每訪休之治術休之答以明賞罰慎官方禁淫侈恤民

患爲政治之先帝深納之北齊書因敕休之每日本職務罷入東

廊舉錄厯代廢禮墜樂職司廢置朝饗異同輿服增損或道德高

儒人在沈淪或巧言眩俗妖邪害政爰及田市舟車徵稅通塞婚

葬儀軌貴賤等差有不便於時而古今行用不已者或自古利用

而當今毀棄者悉令詳思以漸條奏北史王太甯中除都官尙書

轉七兵祠部河清三年出爲西兗州刺史

北齊書列傳

諸朝士各有詩

言贈

北齊書孫靈輝傳

天統初徵爲光祿卿監國史休之在中山及治西

兗俱有惠政爲吏民所懷去官之日百姓樹碑頌德尋除吏部尙

書休之多識古事諳悉民族凡所選用莫不才地俱允

北齊書列傳

國

子助教熊安生當時碩儒因喪解職久不見調休之引爲國子博

士儒者以此歸之

北史列傳

武平元年除中書監三年加特進六年除

正尙書右僕射領中書監休之本懷平坦爲士友所稱晚節說祖

珽撰御覽

北齊書列傳

詔休之監撰

北齊書又苑傳論

書成加特進令其子辟

強預修

北史附傳

及珽黜便布言於朝廷云先有嫌隙及鄧長頤顏之

推奏立文林館之推本意不欲令耆舊貴人居之休之便相附會

與少年朝請參軍之徒同入待詔又魏收修史之日立高祖本紀

取平四胡之歲爲齊元收在齊州恐史官改奪其意上表論之武

平中魏收還朝敕集朝賢議其事休之立議從天保爲限斷魏收  
存日猶兩議未決收死後便諷勳內外發詔從其議後領中書監  
便謂人曰我已三爲中書監用此何爲隆化還鄴舉朝多有遷授  
封休之燕郡王又謂其所親云我非蠻奴何意忽有此授凡此諸  
事深爲時論所鄙休之好學不倦博綜經史文章雖不華靡亦爲  
典正北齊書位高望重鬱爲時宗北齊書少年頗以峻急爲累晚

節以通美見稱重矜期好遊賞太常卿盧元明人地華重罕所交  
接非一時名士不得與之游休之始爲行臺郎便坦然投分文酒  
會同相得甚款太子中庶子平原明少遐風流名士也梁亡奔鄴  
昔因通聘與休之同遊及少遐卒其妻窮敝休之經紀振恤恩分  
甚厚尙書僕射崔暹爲文襄所親任勢傾朝列休之未嘗請謁暹  
子達孳幼而聰敏年十五已作五言詩時梁使在館暹持達孳詩



示諸朝士又欲示梁客餘人畏暹皆隨宜應對休之獨正言郎子聰明方成偉器但小兒文藻未可以示遠人其方直如此元景每

云當今直諫陽子烈其有焉

北史附傳

邢邵魏收

歿後以先達見推虛

懷接物爲搢紳所愛重

北史附傳

周武平齊與袁聿修等十八人同

敕入京

北齊書源彪傳

尋除開府儀同

北史附傳

依例封臨澤縣男歷納言

中大夫太子少保進位上開府除和州刺史隋開皇二年罷任終

於洛陽

北史附傳

年七十四所著文集三十卷

北齊書列傳舊唐志作二十二

唐志韻

畧一卷

隋書經籍志

又撰幽州人物志并行於世

北齊書列傳

固從弟昭

北史附傳

昭字元景學涉經史尤間案牘爲齊文襄府墨曹參軍甚見親委

與陳元康崔暹等參謀機密

北史附傳

高祖葬後崔悺竊言黃領小

兒堪當重任否

北齊書崔悺傳

爲崔先所告元景劾成其獄賴邢子才證

白以免時以元景爲告而順旨文襄將受魏禪令元景等定儀注  
草詔冊并授官未畢而文襄遇盜二字據北齊書文襄紀補而殂罷府天保初  
除給事黃門侍郎後出除青州高陽內史卒於郡文集十卷北史附傳  
北周

寇洛上谷昌平人也累世爲將吏父延壽和平中以良家子鎮武  
川因家焉洛性明辨不拘小節正光末以北邊賊起遂率鄉親避  
地於并肆因從尔朱榮征討周書列傳建義元年魏書尔朱天光傳賀拔岳西

征洛與之鄉里乃募從入關破赤水蜀以功拜中堅將軍屯騎校

尉別將封臨邑縣男又從岳獲賊帥尉遲菩薩於渭水破侯伏侯

元進於百里細川擒万俟醜奴於長坑洛每力戰并有功加龍驤

將軍都督進爵安鄉縣子累遷征北將軍衛將軍周書列傳及岳爲大

行臺以洛爲大都督北史列傳永熙三年岳爲侯莫陳悅所害周書文帝紀

時變起倉卒

周書軍中惶擾

列傳

洛於諸將中最爲舊齒衆所素

信

周書

乃撫輯散亂抗禦仇讐

周書

遂全衆而返既至原州衆咸

推洛爲盟主

周書

洛素無雄畧威令不行乃謂諸將曰洛智能本

闕不宜統御近者迫於羣議推相攝令今請避位更推賢材

文帝紀

乃與趙貴等議迎太祖魏帝以洛有全師之功除武衛將軍太祖

至平涼以洛爲右大都督從討侯莫陳悅平之拜涇州刺史

周書

齊神武既有異志聲言欲西意在入洛太祖令洛率馬步萬餘自

涇州東引

文帝紀

魏孝武西遷進爵臨邑縣伯邑五百戶尋進位驃

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進爵爲公增邑五百戶大統初魏文帝詔洛

忠款自心勲誠早立可加開府進爵京兆郡公封洛母宋氏爲襄

城郡君三年出爲華州刺史加侍中與獨孤信復洛陽移鎮弘農

四年從太祖與東魏戰於河橋軍還洛率所部鎮東雍五年卒於

鎮時年五十三贈太尉尙書令諡曰武子和嗣世宗二年錄勳舊以洛配享太祖廟庭賜和姓若口引氏改封松陽郡公後至開府儀同三司賓部中大夫洛弟紹位至上柱國北平郡公

周書列傳

唐

盧藏用字子潛幽州范陽人

新書列傳

度支尙書承慶之姪孫也少以

辭學著稱

舊書列傳

博物多能

唐書列傳

舉進士不得調與兄徵明偕隱終

南少室二山練氣爲辟穀

新書列傳

習靜閑局世事多捐尤精道意

唐書

言

有高尙致

大唐新語

長安中徵拜左拾遺

舊書列傳

武后作興泰宮於萬

安山

新書列傳

武三思建議請每歲臨幸功費甚廣百姓苦之

通鑑二百七

藏用上疏諫曰陛下離宮別觀固多矣又窮人力以事土木臣恐

議者以陛下爲不愛人而奉已也且頃歲穀雖頗登而百姓未有

儲陛下巡幸訖靡休息斤斧之役歲月不空不因此時施德布化

而又廣宮苑臣恐下未易堪今左右近臣以諛意為忠犯忤為患

至今陛下不知百姓失業百姓亦不知左右傷陛下之仁也陛下

誠能發明制以勞人為辭則天下必以為愛力而苦已也不從姚

元崇持節靈武道奏為管記還應縣令舉甲科為濟陽令

新書神列傳

龍中累轉起居舍人兼知制誥俄轉中書舍人景龍中為吏部侍郎

郎藏用性無挺特多為權要所逼頗察公道

新書言藏用為中書舍人數糾駁偽官下

又言其狗權利豈有狗權利之人而遷黃門侍郎兼昭文館學士

能糾駁偽官者舊書所言較得其實轉工部侍郎尚書右丞先天中坐託附太平公主配流嶺表

舊書列傳

曾交趾叛藏用有捍禦勞改昭州司戶參軍

新書列傳開元初起為黔

州都督府長史兼判都督事未行而卒年五十餘有集二十卷

舊書

列傳春秋後語十卷子書要略一卷又注老子二卷注

新書藝文志作三十卷

莊子內外篇十二卷

新書藝文志

藏用善書龜九宮術工草隸大小篆

八分善奕思精遠嘗以俗狗陰陽拘畏乖至理泥變通乃爲折滯

論以暢其方世謂知言

新書列傳

少與陳子昂趙貞固友善二人并早

卒藏用厚撫其子爲時所稱

舊書列傳

李邕文名天下藏用謂如千將

莫邪難與爭鋒但虞傷軼耳後卒如言

新書李邕傳

始隱山中時有意

當世人目爲隨駕隱士晚乃徇權利務驕縱素節盡矣

新書文雖列傳

堪尙義無可則

舊書傳論

有道士司馬承禎者睿宗遣至京將還藏用

指終南山謂之曰此中大有佳處何必在遠承禎徐答曰以僕所

觀乃仕宦捷徑耳藏用有慙色

大唐新語

劉忬幽州昌平人也父貢常爲廣邊大斗軍使忬卽朱滔姑之子

舊書列傳

少爲范陽裨將以親老疾去職李懷仙爲節度徵召不應朱

滔時積功至雄武軍使廣墾田節用度以辦治稱稍遷涿州刺史

新書列傳

大厯十年

通鑑二百二十五

滔將兵討田承嗣奏署忬領留府事以

寬緩得衆心時李寶臣爲承嗣間說與之通謀及以兵劫滔於瓦

橋關滔脫身走

舊書列傳

寶臣乘勝欲襲幽州怵設方畧勒兵完守寶

臣不敢謀擢御史中丞

新書列傳

寶臣死子惟岳拒命德宗令滔討之

惟岳平滔怨朝廷違約不與深州含怒不已會王武俊亦怨割地

深趙相謀叛欲救田悅怵時知幽州留後事

舊書列傳

以書諫曰司徒

身節制太尉位宰相恩遇極矣今昌平有太尉鄉司徒里不朽業

也能以忠順自將則無不濟比忘上樂戰不顧成敗如安史者今

復何有司徒圖之無貽後悔

新書宋滔傳

滔雖不用亦嘉其盡言卒無

疑貳

舊書列傳

滔將起兵恐張孝忠爲後患使怵將兵屯要害以備之

通鑑二百二十七

及僭稱大冀王僞署怵爲右僕射范陽留守及朱泚據

京邑召滔南犯至貝州挫敗而還兵甲盡喪怵聞滔至悉蒐范陽

兵甲夾道排列二十餘里以迎滔歸於府人皆嘉怵忠義

舊書滔列傳

被病政事一委忤

新書朱洎傳

及洎死軍中推忤總軍事俄詔爲節度

副大使彭城郡公居鎮纔三月

新書列傳

貞元元年九月卒年五十九

贈兵部尙書

舊書列傳

諡曰恭子濟

新書列傳

濟字濟之

之字據權德輿劉公墓誌補

游學京師第進士厯莫州刺史忤病詔

濟假州事及忤卒嗣節度累遷檢校尙書

新書劉貞元五年遷左

僕射時烏桓鮮卑數寇邊濟帥師擊走之深入千餘里虜獲不可

勝紀

舊書劉貞元五年遷左

僕射時烏桓鮮卑數寇邊濟帥師擊走之深入千餘里虜獲不可

勝紀

舊書劉貞元五年遷左

僕射時烏桓鮮卑數寇邊濟帥師擊走之深入千餘里虜獲不可

舊書劉貞元五年遷左

僕射時烏桓鮮卑數寇邊濟帥師擊走之深入千餘里虜獲不可

朝廷優容藩鎮兩河擅自繼襲者尤驕蹇不奉法

舊書附傳

德宗患之

以濟方納忠於朝密詔壽州刺史張建封擇縱橫士往說濟建封

署溫造節度參謀使幽州造與濟語未訖濟俯伏流涕曰僻陋不

知天子神聖大臣盡忠願率先諸侯效死節建封以聞

新書溫大雅附傳

濟務恭順朝獻相繼德宗以恩禮接之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順



宗卽位再遷檢校司徒元和初加兼侍中

舊書附傳

濟與王士真張茂

昭爭私隙迭相表請加罪以給事中房式爲幽州成德義武宣慰

使和解之

通鑑二百三十七

王承宗叛濟合諸將曰天子知我怨趙必命

我伐之趙且大備我奈何裨將譚忠欲激濟伐承宗遂疾言曰天子不使我伐趙趙亦不備燕濟怒繫之使視趙果不設備數日詔書許濟無出師濟釋忠謝而問之忠曰昭義盧從史外親燕內實忌之外絕趙內實與之此爲趙畫曰燕倚趙自固雖宿怨必不殘趙故不足虞也趙既不備燕從史則告天子曰燕趙宿怨也今趙見伐而不備燕是燕反與趙此所以知天子不使君伐趙趙亦不備燕濟曰計安出曰今天子誅承宗而燕無一卒濟易水者正使路人賣恩於趙販忠於上是君貶忠誼心而染私趙之名卒不見德於趙惡聲嘈嘈於天下濟然之

新書附傳

乃下令軍中曰五日畢出

後者醢以徇五年春正月濟自將兵七萬人擊承宗時諸軍皆未

進濟獨前奮擊拔宜陽東鹿河東河通鑑二百三十八又拔饒陽屯瀛

州進攻安平拔其城新書附傳承宗懼遣其屬崔遂上書謝罪新書王武俊附

傳會赦承宗錄功拜兼中書令舊書附傳濟之出以長子緄攝留務次

子總爲行營都知兵馬使新書附傳及濟疾總與濟親吏唐宏實通謀

酖殺濟時年五十九舊書列傳追緄至涿州殺之乃發喪贈太師諡曰

莊武新書列傳濟初產侍者見濟是一大蛇黑氣勃勃莫不驚走及長

頗異常童所居室焚人皆驚救濟從容而走衆異之在鎮二十餘

年雖輸忠欵竟不入覲弟源初爲涿州刺史不受兄教令濟奏貶

漠州參軍復不受詔濟帥師至涿州源出兵拒之未合而潰濟擒

源至幽州上言請令入覲故授官以徵之又謀殺其弟雍舊書列傳雍

步書史有材武好施愛士能得人死力始事朱滔常陳君臣大分

裁抑其凶及怵得幽州不三月病且死漣侍湯液未嘗離輒以父

命召濟於莫州濟嗣總軍事故德漣之讓以爲瀛州刺史新書列傳許

代已任後濟乃以其子爲副大使舊書劉漣怨之擅通表朝廷遣

兵千人防秋濟怒發兵擊漣破之漣爲濟所逼通鑑二百三十四遂請西

捍隴塞拔所部兵千五百人男女萬餘口直趨京師在道無一人

敢犯令者舊書附傳德宗甚寵之拜秦州刺史屯普潤軍中不設音樂

士卒病親存問所欲不幸死哭之憲宗立方士羅令則詣營妄言

廢立以動漣漣命繫之辭曰吾黨甚衆公無囚我約大行梓宮發

兵無不濟漣械送闕下殺之錄功號其軍曰保義新書列傳以漣爲節

度使舊書憲宗紀漣號令嚴整通鑑二百三十四蕃戎畏憚不敢入寇常愾然

有復河湟志屢爲朝廷言之未見省新書列傳議者壯之舊書附傳劉開作

亂杜黃裳奏委高崇文討之崇文素悍漣黃裳使人謂曰若不奮

命當以濉代由是得崇文死力舊書杜黃裳傳累封彭城郡公及病籍士

馬求代新書列傳元和二年舊書附傳還卒於道年四十九贈尚書右僕射

諡曰景新書列傳

盧慈幽州范陽人也父子憲穎王府諮議參軍慈少以門蔭入仕

在職以幹局稱累授閬州錄事參軍監察殿中御史侍御史金州

刺史宰相楊炎遇之頗厚召入左司郎中京兆少尹遷大尹慈無

學術善事權要爲政苛躁盧杞甚惡之諷有司彈奏坐貶撫州司

馬同正改饒州刺史舊書列傳貞元元年遷遷字據舊傳易福州刺史福建觀

察使二年卒舊書德宗紀

盧徵范陽人也家於鄭之中牟少涉獵書記永泰中江淮轉運使

劉晏辟爲從事委以腹心之任累授殿中侍御史舊書建中元年

新書德宗紀晏得罪貶珍州司戶參軍新書劉晏附傳興元中吳門人元琇爲

宗紀

戶部侍郎判度支徵爲京兆司錄度支員外舊書有名於時舊書

傳秀得罪坐貶信州長史新書劉晏傳作秀州案唐地理志有信

錢元璠舊書遷信州刺史入爲右司郎中驟遷給事中舊書列傳

華州文云兄時左遷屈佐乘輅俄奏戶部侍郎竇參善之方倚以

代已新書貞元八年同州刺史闕舊書參請用尙書左丞趙憬德

宗惡參欲聞其腹心更用徵爲之久乃徙華州同華地迫而貧所

獻嘗殷陋新書徵冀復入用舊書厚飲貨賄結託中人舊書人不

堪命疾病臥理者數年貞元十六年卒時年六十四舊書列傳

盧華州文云華州刺史御史大夫則徵又嘗加御史大夫也

高霞寓幽州范陽人新書列傳祖仙父栖鶴皆以孝聞凡五代同爨德

宗朝採訪使洪經綸奏旌表門閭鄉黨稱美舊書列傳霞寓能讀春秋

及兵法頗以威桀自尙狡譎多變往見長武城使高崇文崇文異

其才概任軍職

新書列傳

元和初詔兼御史大夫從崇文將兵擊劉

連戰皆克

舊書列傳

開城鹿頭關置柵於關東萬勝堆

通鑑二百三十七

霞寓

親鼓士拔緣上矢石如雨命敢死奪堆焚柵柵中之賊殲焉

舊書高崇

文傳下鹿頭城降李文悅仇良輔等

新書列傳

開率餘黨奔西山霞寓以

輕騎追捕及於陽灌田遂擒送闕下

韋貫之南平郡王神道碑

以功拜彭州刺

史尋繼崇文爲長武城使封感義郡王元和五年隨吐突承璀擊

王承宗

舊書列傳

諸將多覆軍獨霞寓有功詔藏所獲鎧仗於神策庫

以旌之承璀已執盧從史其軍相驚乃遣霞寓諭之麾而大呼曰

元惡縛矣公等宜自安卽脫鎧揖而前衆遂定欲留爲帥霞寓聞

道去拜豐州刺史三城都團練防禦使

新書列傳

六遷至檢校工部尙

書十年朝廷討吳元濟

舊書列傳

析山南東道爲兩鎮以霞寓宿將拜

唐鄧隨節度使

新書列傳

案新書德宗紀作唐鄧節度攷舊書

地理志山南

東道節度使元和中和淮蔡用兵析唐

鄧二州別立一節度而新書方鎮表又云元和十年置唐隨州

鄧三州節度十二年廢還隸山南東道彼此互異未詳孰是唐州

刺史舊書德宗傳紀唐與蔡接故使霞寓專事攻戰通鑑二百三十九逼賊南衝

霞寓雖悍而寡謀統制尤非所善始引兵趨蕭陂戰小勝進至文

城柵賊僞北逐之爲伏所掩遂大敗案新書吳少誠附傳霞寓戰

鐵城賊僞奔霞寓窮追伏殺死傷各盡通鑑同胡三省才以身免

注云鐵城卽文城柵以其堅不可破故謂之鐵城耳新書吳少

列傳退保新興新書吳少誠附傳詔貶歸州刺史乃厚賂權宦召爲右衛

大將軍拜振武節度使會吐蕃攻鹽豐二州霞寓以兵五千屯拂

雲堆虜引去浚金河溉鹵地數千頃改左武衛大將軍又節度邠

甯位檢校司徒新書寶曆二年疽發首不能理事求歸闕下舊書

以石金吾爲大將軍召卒於道新書年五十五贈太保舊書霞寓

位旣高言多不遜帝欲罷其兵益自愛乃上私第爲佛祠請署曰

懷恩以塞帝疑俄又嘲侮僚屬作謾語斥訕大臣其反覆自任類

此新書  
列傳

盧摛字子升范陽人舊書列傳世居鄭新書列傳才辨詞藻闕史風貌不揚語

亦不正尙書韋岫謂曰虛雖人物甚陋其文章有首尾他日必爲

大用北夢瑣言大中九年進士擢第授集賢校理出佐使府舊書列傳入朝

爲右拾遺歷臺省累進戶部侍郎翰林學士承旨新書列傳乾符元年

上言民飢困宜加賑恤通鑑目錄二十四敕從其言以本官同平

章事通鑑二百五十二按同平章舊傳言四年新傳言五年新

俄拜中書侍郎刑部尙書宏文館大學士新書列傳攜清苦律身剝斷

無滯史闕與鄭畋俱李翔甥同位宰相然所處議多駁初王仙芝起

河南擄裴宋威齊克讓會袞皆善將爲招討使及威殺尙君長賊

熾結益不制乃以王鐸鎮荆南爲諸道都統攜不悅新書列傳五年黃

巢陷廣州舊書列傳勢張甚表求天平節度使詔宰相百官議新書列傳鄭



敗欲許之新書黃巢傳擄素厚高駢屬令立功新書執不可黃巢又欲

激巢使戰而敗鐸因授率府率又徇駢與南詔和親與敗爭相恨

詈新書擄怒拂衣去裾蟻於硯因抵之帝以大臣爭口語無以示

百官乃俱罷為太子賓客新書鄭分司東都俄為兵部尙書會駢

將張璘破賊帝復召擄以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及鐸失守以駢代

之即按關東諸將為鐸敗所任者悉易置內倚田令孜外寄戎政

於駢與奪惟所愛惡後病風瘞神智瞋塞事多決於親吏楊溫李

脩賄賂顯行及巢破淮南璘戰死忠武兵亂天下危懼人皆咎擄

始下詔以巢為天平節度使詔下賊已破潼關明日以太子賓客

擄分司東都是夜擄仰藥而死巢入京斲棺磔尸於長安市新書

校梁

馬愼交燕人也素有膽辨舊五代史燕帥劉仁恭將唐光化三年

梁末帝紀

梁太祖遣葛從周攻浮陽與仁恭戰於乾甯軍老鴟隄大破之俘

慎交

舊史梁太祖紀

太祖遇弒友珪自立

新五代史梁紀三

末帝謀討友珪問於

趙巖巖曰此事成敗在招討楊公得其一言諭禁軍吾事立辦帝

乃遣慎交

新史楊師厚傳

之魏州見師厚計事

新史梁紀三

慎交說師厚曰郢

王殺君害父篡居大位宮中荒淫靡所不至洛下人情已去東京

物望所歸公若因而成之則有輔立之功討賊之効師厚猶豫未

決慎交曰郢王以子弒父是曰元兇均王爲君爲親正名仗義彼

若一朝事成令公何情自處

舊史梁末帝紀

師厚悟乃遣將至洛陽計事

以兵屯渭州卒殺友珪

新史楊師厚傳

高邵字子將范陽潞人

四字據韋貫之高崇文神道碑補

淮南節度使駢之猶子

也父泰黔中觀察使唐僖宗避敵在蜀駢鎮淮南爲都統兼諸道

鹽鐵使兵賦在已朝廷優假之以故邵幸而早官年十四遙領華

州刺史

舊書列傳

中和後寓圃田為蔡冠繫之得後脫去投汴

南邵新書舊傳

言光啟中以駢命過晉公王鐸于鄭俄而州陷于蔡邵為賊所得

伴為乞食出東郊門疾趨至中半遂達於汴案新舊紀中和元年

士鐸為鄭滑觀察行營都統三年罷四年為盜所殺明年為光啟

元年攻之鐸傳其為行營都統亦僅壁盤屋未嘗至鄭滑至蔡賊

之陷鄭州舊紀在光啟二年新紀在光啟三年時高

駢已為畢師鐸所執舊傳年月事實皆誤今不取

太祖以客禮

遇之尋表為亳州團練副使知州事又數年辟為宣武節度判官

在幕下頗以氣直自許後監鄭州事復權知徐州留後唐昭宗之

幸此字據梁太祖紀補鳳翔太祖奉迎未出劬有疑謀遂令赴華州詣丞相

府議事行至高陵為盜所害舊書列傳南邵新書作後駕在岐使致書回入至三原行十里遇害

後唐

元行欽幽州人也為劉守光裨將守光篡其父仁恭使行欽以兵

攻仁恭於大安山而囚之又使行欽害諸兄弟其後晉攻幽州守

光使行欽募兵雲朔新五代史列傳以高行珪為武州刺史明宗諭以逆

順之理行珪乃降行欽在山北間變卽率部下以攻行珪行珪遣

弟行周告急於周德威德威命明宗援之舊史高行珪傳通鑑考異曰太祖實錄云燕

城危賊甲士亡散劉守光召元行欽行欽部下諸將以守光必敗

赴召無益乃請行欽爲燕帥稱留後行欽以行珪在武州慮爲後

患乃於懷戎掠得其子繫之至武州謂行珪曰將士立我爲留後

共汝父子同行先定軍府然後降太原行珪不從城守月餘食盡

乃夜縋其弟行周於晉軍乞援莊宗實錄薛史紀及元行欽傳明

宗實錄皆云行欽聞行珪降晉帥兵攻之惟周太祖實錄高行周

傳云行欽稱留後行珪城守不從然恐行周卒時去燕亡已久行

周名位尊顯門生故吏虛美其兄弟故與諸說特異今從衆書

與行欽相拒廣邊軍凡八戰明宗七射中行欽行欽拔矢而戰亦

射明宗中股行欽屢敗乃降明宗撫其背而飲以酒曰壯士也因

養以爲子常從戰立功莊宗已下魏益選驍騎將自衛聞行欽驍

勇取爲散員都部署賜姓名曰李紹榮莊宗好戰而輕敵與梁軍

戰潘張軍敗而潰莊宗得三四騎馳去梁兵數百追及攢稍圍之

行欽望其旗而識之馳一騎奮劍斷其二矛斬首一級梁兵解去

莊宗還營持行欽泣曰富貴與卿共之由是寵絕諸將新史官至列傳

檢校太傅忻州刺史及莊宗平梁授武甯節度使舊史列傳莊宗宴羣

臣於內殿酒酣樂作道平生戰陣事以為笑樂而怪行欽不在因

左右顧視曰紹榮安在所司奏曰奉敕宴使相紹榮散官不得與

也莊宗罷會不樂明日即拜行欽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自此不召

羣臣入內殿但宴武臣而已新史列傳行欽喪婦莊宗勞之劉皇后指

宮人謂莊宗曰可使為婦許之舊史列傳同光四年趙在禮反陷鄴新史

唐紀莊宗方選大將擊之劉皇后曰此小事可趣紹榮指揮乃以

行欽為鄴都行營招撫使將二千人討之行欽攻鄴南門以詔書

招在禮在禮送羊酒犒軍新史列傳拜于城上曰將士思家擅歸相公

誠善為數奏得免於死敢不自新遂以敕徧諭軍士史彥瓊戟手

罵曰羣死賊城破萬段皇甫暉謂其眾曰觀史武德之言上不赦

我矣因聚謀掠救書手壞之守陴拒戰攻之不利以狀聞通鑑二百七十一

莊宗大怒敕行欽破城之日無遺種乃益召諸鎮兵皆屬行欽

行欽屯涇州分諸鎮兵爲五道毀民車輪門扉屋椽爲筏渡長慶

河攻冠氏門不克是時邢洺諸州相繼叛而行欽攻鄴無功莊宗

欲自將以往羣臣皆諫止乃遣明宗討之新史列傳明宗至鄴營于城

西行欽營于城南夜明宗爲亂軍所迫入于魏三字據新傳密令張虔

釗至行欽營戒之曰且堅壁勿動計會同殺亂軍行欽不聽將步

騎萬人退保衛州舊史列傳以明宗反聞新史列傳明宗既刼出鄴城令人

走馬上章申理其事言臣且于近郊聽進止莊宗覽奏釋然曰吾

知紹榮妄矣因令明宗子繼璟至軍前欲令見明宗行欽繫繼璟

於路明宗凡奏拘留不達舊史列傳由是疑懼通鑑二百七十四案

半由行欽激成而新史傳論謂方明宗兵變于魏諸將未知去就

而行欽獨以反聞又殺其子從璟至于斷髮自誓其誠節足嘉其

說又異竊謂明宗被劫詭說出城其初明宗自魏縣引兵南行欽未必有心反通鑑亦從舊史今本之

率兵趨還京師從莊宗幸汴州行至滎澤聞明宗已渡黎陽莊宗復遣從璟通問于明宗行欽因擊殺從璟明宗入汴州莊宗至萬勝鎮不得進與行欽登道旁冢置酒相顧泣西至石橋野次莊宗謂行欽曰卿等從我久富貴急難無不同也我至滎澤欲單騎渡河自求總管卿等各陳利害今日俾我至此卿等何如行欽泣對曰臣本小人蒙陛下撫養位至將相危難之時不能報國雖死無以塞責因與諸將百餘人解髻斷髮誓以死報相持慟哭莊宗還洛陽數日復幸汜水郭從謙反莊宗崩

新史列傳行欽引皇后存渥得

七百騎出師子門將之河中就存霸沿路部下解散從者數騎而已

舊史列傳

至平陸爲野人所執送虢州刺史石潭折其兩足載以檻車送京師明宗罵曰我兒何負于爾行欽瞋目直視曰先皇帝何

負于爾乃斬于洛陽市市人皆為流涕

新史列傳

王緘

史不言何郡人據列傳言燕薊多文士緘後生未知名則必燕薊人也

幽州劉仁恭故吏也以

幕職令使鳳翔還經太原屬仁恭阻命武皇留之緘辭復命武皇

怒下獄詰之謝罪聽命乃署為推官歷掌書記

舊五代史列傳

韓延徽自

契丹奔晉晉王欲置之幕府緘嫉之延徽不自安求東歸省母復

入契丹寓書晉王曰懼緘之讒

契丹國志

從莊宗經略山東承制授檢

校司空魏博節度副使緘博學善屬文燕薊多文士緘後生未知

名及在太原名位驟達燕人馬郁謂曰公在此作文士所謂避風

鳥受賜於魯人也每于公宴但呼王緘而已十年從征幽州既獲

劉仁恭父子莊宗命緘為露布觀其旨趣緘起草無所辭避

舊史列傳

不知故事書之於帛遣人曳之為識者所笑

容齋四筆

胡柳之役緘隨

輜重前行歿於亂兵凶問至莊宗流涕久之得其喪歸葬太原

舊史

史



列傳

周知裕字好問幽州人也少事燕將劉仁恭爲騎將表爲媯州刺

史移德州

舊五代史列傳

仁恭爲其子守光所囚知裕去事守光兄守文

守光攻殺守文乃與張萬進立守文子延祚而事之守光又殺延

祚以其子繼威代之

新五代史列傳

繼威兇虐嘗淫亂於萬進家萬進怒

而殺之

舊史張詰

旦召知裕告其故萬進自稱留後署知裕景

史萬進納款於梁

舊史列傳

亦遣使降於晉晉王命周德威撫之知裕

心不自安

通鑑二百六十八

奔汴梁主厚待之特置歸化軍以知裕爲

揮使凡軍士自河朔歸梁者皆隸部下

舊史列傳

梁晉相距河上十餘

年其摧堅陷陣歸化一軍爲最

新史列傳

同光初莊宗入汴

舊史列傳

知裕

與段凝軍河上聞梁已亡欲自殺爲賓客故人止之乃降

新史列傳

明宗時爲總管受降郊外見知裕甚喜謂曰周歸化今爲吾人何樂

如之因令諸子以兄事之

舊史列傳

莊宗尤寵待諸將嫉其寵

新史列傳

壯士唐從益因獵射之知裕遁而免莊宗遂誅從益出知裕爲房

州刺史

舊史列傳

三年大舉伐蜀魏王繼岌充西川四面行營都統

舊史

莊宗紀

召爲前鋒

舊史列傳

明宗時歷絳澠二州刺史遷宿州團練使安

州留後所居皆有善政安州近淮俗惡病者父母有疾置之他室

以竹竿繫飲食委之至死不近知裕深患之加以教道由是稍革

新史列傳

長興末入爲右

莊宗紀

神武統軍清泰初卒于官贈太尉

舊史列傳

後晉

盧導字熙化范陽人也

新五代史列傳

少而儒雅美詞翰善談論

舊五代史列傳

唐末舉進士爲監察御史唐亡事梁累遷左司郎中侍御史知雜

事以病免唐明宗時召拜右諫議大夫遷中書舍人

新史列傳

應順元

年潞王從珂反

新史唐紀七

自鳳翔以兵犯京師愍帝出奔衛州宰相

李愚馮道集百官于天宮寺將出迎潞王于郊京師大恐都人藏

竄百官久而不集惟導與舍人張昭先至馮道請導草屣勸進新史

列導曰潞王入朝百官班迎新舊史可也設有廢立當俟太后教

令豈可遽擬勸進乎道曰事當務實通鑑二百七十九勸進其可已乎導

曰今天子蒙塵於外遽以大位勸人若潞王守節不回以忠義見

責其將何辭以對且上與潞王皆太后子也不如率百官詣宮門

取太后進止新史道未及對會京城巡檢安從進報曰潞王至矣

安得百寮無班即紛然而去是日潞王未至馮道等止于上陽門

外又令導草勸進屣導執之如初新史言潞王止于上陽門外道

異通鑑取舊史今從之李愚曰舍人之言是也舊史吾輩之罪擢髮不足數

通鑑二百七十九導後事晉為吏部侍郎天福六年卒年七十六新史

曹國珍字彥輔幽州固安人也曾祖霫祖蟾父絢代襲儒素國珍

少值燕薊亂離因落髮被縑客于河西延州高萬興兄弟皆好文

辭新舊史高萬興傳祇言萬興兄弟號勇有武幹與此異

爲從事國珍常以文章自許求貢

禮聞且掌書奏期年入爲左拾遺累遷至尙書郎每與人交傾財

無恡性頗剛僻經藝史學非其所長好自矜衒多上章疏文字差

誤數數有之爲搢紳所訾高祖在藩時常通私謁以兄事之及卽

位國珍自比嚴陵上表敘舊由是自吏部郎中拜左諫議大夫給

事中舊五代史列傳

彰義節度使張彥澤欲殺其子掌書記張式諫止之

通鑑二百八十二

彥澤怒剖心決口斷手足而斬之式父詣闕訴國珍伏

闕上疏論彥澤殺式之冤不省

新五代史張彥澤傳

李崧之母薨遣諸弟護

喪歸葬深州崧旣起復乃出北郊路隅設奠公卿大夫皆送喪而

出國珍固爭不行衆咸推其讜直高祖安駕朝廷以宰臣馮道爲

山陵使及靈輜旣發國珍上疏言馮道旣爲山陵使不得復入都

城請除外佐以桑維翰入輔李崧請罷相位俾持喪制少帝覽奏以所言侵越出爲陝州行軍司馬至任怏怏遘疾卒

舊史列傳

後漢

李殷薊州人也自後唐莊宗明宗晉高祖朝以偏將遞遷厯官至

檢校司徒累爲郡守性沈厚所莅無苛暴之名晉少帝禦契丹于

澶州

舊五代史列傳

殷率諸軍進發充步軍左右廂都指揮使

舊史晉少帝紀

還授鄆州留後俄加檢校太保開運中授定州節度使將行啟少帝

曰臣之此行破敵必矣左右壯其言及至郡威略無聞敵再至首

納降款後隨契丹至常山

舊史列傳

麻答舊史作耶律嘉哩

遣其將楊安及殷

將千騎攻薛懷讓於沼州懷讓嬰城自守安等縱兵大掠會契丹

北遁麻答被逐楊安亦遁去殷以其眾降

通鑑二百八十七

高祖嘉其首

赴朝闕及魏州平以甘陵乏帥乃命殷爲貝州節度使加檢校太

傅乾祐初卒于鎮詔贈太師

舊史列傳

劉晞涿州人也父濟雍累爲本郡諸邑令長晞少以儒學稱于鄉里嘗爲唐將周德威從事後陷于契丹契丹以漢職廢之天福中契丹命晞爲燕京留守嘗三知貢舉歷官至同平章事兼侍中隨契丹入汴授洛京留守

舊五代史列傳

會羣盜攻洛陽晞棄城奔許州蕭

翰遣高謨翰授送晞自許還洛陽帝發北京告諭諸道晞棄洛陽

奔大梁

通鑑二百八十七

舊史漢紀敘奔東京于還洛之前列傳于還洛前後皆言奔東京案通鑑還洛在四月奔大梁

在五月今從之

隨蕭翰北歸遂留鎮州漢初與滿達勒同奔定州後卒於

北蕃

舊史列傳

劉在明幽州人少有膽氣本州節度使劉守光用爲親信出爲平

塞軍使守光敗歸太原唐莊宗收爲列校明宗時爲捧聖左都指

度副使駱從朗知州事

通鑑二百八十七

高帝踐阼

舊史列傳

知成德留後白

揮使領和州刺史從幸汴州至蔡陽聞朱守殷叛用爲前鋒至汴

城率先登城

新史朱守殷傳言守殷反遣范延光馳兵傳其城汴人開門納延光傳亦言守殷反延光請騎兵

五百自替疾馳至半夜行二百里戰于城下遲明明宗亦馳至汴兵望見乘輿乃開門而延光先入與此異賊平授汴

州馬步軍都指揮使應順初爲貝州刺史明年移趙州兼北面行

營都指揮使以軍戍易州清泰末幽州節度使趙德鈞引軍赴團

柏谷路由易州取在明軍從及德鈞敗在明奔懷州唐末帝令與

長從簡同守河陽晉祖至

舊五代史列傳

從簡迎降

新史長從簡傳

彰聖軍執在

明以降帝釋之使復其所

通鑑二事

定出爲單州刺史天福中李

金全以安州叛在明從李守貞攻之大破淮賊以功授安州防禦

使明年移絳州楊光遠據青州叛召爲行營馬步軍都指揮使領

齊州防禦使青州平遷相州留後歷邢州晉州留後

舊史列傳通鑑作建雄

留後改新史職方志晉州唐改曰建雄

天福十二年契丹入汴在明朝于契丹以節

度副使駱從期知州事

通鑑二百八十七

高帝踐阼

舊史列傳

知成德留後白

再榮非將帥才以在明代之

通鑑二百八十七

乾祐元年以爲幽州道馬

步都部署使

通鑑二百八十八

時契丹守中山在明出師經略契丹乃棄

城去遂授鎮州留後五年授節度使以疾卒贈侍中

舊史列傳

王保義本姓劉名去非幽州人少爲縣吏粗暴無行習騎射敢鬪

擊劉仁恭之子守奇善射惟去非許以爲能守奇以兄守光奪父

位亡入契丹又自契丹奔太原去非皆從之

舊五代史高從誨傳

天祐九年

舊史莊宗紀

莊宗伐燕守奇從周德威引軍前進師次涿州

舊史從刺

史劉知溫

舊傳作姜行政案舊紀天祐九年周德威自飛狐東下會鎮定之師進營祁溝次涿州刺史劉知溫以城歸順

與通鑑同

城守去非大呼於城下謂知溫曰河東小劉郎來爲父

今從之討賊何豫汝事而堅守邪守奇免胄勞之知溫拜於城上遂降

通鑑

二百六十八

德威害其功密告莊宗言守奇心不可保莊宗召守奇還



行次土門去非說守奇曰公不施一兵下涿郡周公以得非已力  
必有如簧之聞太原不宜往也公家于梁素有君臣之分宜往依  
之守奇乃奔梁梁以守奇爲滄州留後以去非爲河陽軍司馬時  
謝彥章移去非爲郢州刺史及莊宗平河洛去非棄郡歸高季興  
爲行軍司馬新史高季興傳  
言以爲賈客仍改姓名自是季興父子倚爲腹心  
凡守藩規畫出兵方畧言必從之乾祐元年高從誨奏爲武泰軍  
節度留後依前荆南行軍司馬加檢校太尉後卒于江陵舊史從  
誨傳

### 殺周

盧損其先范陽人也少學爲文梁開平初舉進士性剛介以高遠  
自許與任贊劉昌素薛鈞高總同年擢第所在相詬時人謂之相  
罵勝左丞李琪常善待損琪有女弟眇長年婚對不售乃以妻損  
損慕琪聲稱納之及琪爲輔相致損仕進梁貞明中累遷右司員

外郎

舊五代史列傳

唐同光二年以吏部員外郎同詳定選司長定格循

資格十道圖時有損人吳延皓取舊名告身求仕事發損貶府州

司戶

舊史莊宗紀

天成初由兵部郎中史館修撰轉諫議大夫屢上書

言事詞理淺陋不爲名流所知唐末帝鎮河中損爲加恩使副及

卽位用爲御史中丞拜命之日以前憲司不能振舉綱領俾風俗

頽壞乃大爲條奏有平明放鑰日出守端之語爲士人嗤鄙

舊史列傳

清泰元年奏請以月首入閣五日起居依舊又節度使歲薦寮屬

乞行釐革州縣佐差官充馬步判官依舊衙前選補詔從之

舊史唐末

帝有頃誤詳赦書失出罪人停任晉天福中復爲右散騎常侍轉

祕書監卽拜章辭位乃授戶部尙書致仕退居潁川慕少保李麟

服氣導引乃卜居陽翟誅茅種藥山衣野服逍遙林圃之間出則

柴車鶴氅自稱具茨山人晚與同輩五六人于大隗山下疏泉鑿

坏為隱誓不復出舊史周廣順元年以為太子少保依前致仕舊史

周太祖三年卒年八十餘贈太子少傅舊史

王進幽州良鄉人也為人勇悍走及奔馬新五代史列傳少落魄不事生

業舊五代史列傳聚徒為盜鄉里患之新史符彥超為河朔郡守舊史以

賂招置麾下彥超鎮安遠軍軍中有變遣進馳奏京師新史明宗

賞其捷足詔隸軍中泊契丹內寇戰于膠口進獨擒六十七人時

漢祖總侍衛親軍知其驍果擢為馬前親校舊史漢祖鎮河東因

以之從每有急遣進馳至京師往返不過五六日由是愈親愛之

果遷奉國軍都指揮使從周太祖起魏遷虎捷右廂都指揮使歷

汝鄭二州防禦使新史列傳亦有政聲俄授相州節度使為政之道頓

減于前議者惜之顯德元年卒于任贈檢校太師舊史列傳

前蜀

盧延讓

談苑作廷通西洋詩話云宋避讓字故也

字子善范陽人唐光化中進士受明

陵雷滿之辟滿敗歸高祖授水部員外郎俄遷給事中

十國春秋列傳翰

林北夢瑣言盧嘗有詩云不同文賦易為是者之乎復入翰林閣

日筆而已同列戲之曰不同文賦易為是者之乎竟以不稱職數

罷而學士避暑錄話唐御膳以紅綾餅餠為重昭宗光化中放進

官特作二十八餅餠賜之盧延讓在其間後入蜀為學士既老獻

高祖原作王詩卷中有栗爆燒氈破貓跳觸鼎翻之句後

高祖與潘峭在內殿平章邊事令宮人於鑪中煨栗栗爆出燒損

繡褥高祖多疑每於鑪中燒金鼎子惟徐妃二姊妹侍茶湯而已

是夜宮貓誤觸鼎翻高祖曰栗爆燒氈破貓跳觸鼎翻憶延讓詩

有此一聯先輩裁詩信無虛境何光遠錄明日超拜工部侍郎轉刑

部侍郎卒十國春秋列傳延讓師薛能為詩詞意入癖吳融大奇之於公

卿問稱譽不已唐摭言二十五舉北夢瑣言詩話總龜作五以賦

卷擢第

唐摭言

卷中有句云狐銜官道過狗觸

一作判

店門開張潘每

稱賞之又有餓貓臨鼠穴饒犬謁魚砧之句爲成汭所賞

北夢瑣言及

高祖時復以詩語巧合擢用

十國春秋列傳

延讓嘗謂人曰平生投謁公

卿不意得力於貓兒狗子人聞而笑之

北夢瑣言

定遠方孝傑校